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请好人举手

中篇小说

请好人举手

曹征路

CHAOZHENLU

■ 曹征路,男,现在深圳大学任教。著有短篇集《开端》,中篇集《只要你还在走》、《小鬼》等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想起一件往事

曹征路

1983 年春天，参加南京《青春》笔会的几个年轻人写字写累了，忽然觉得不趁机游了江南，简直就是浪费生命，吃着饭就决定出走。这私奔出来的几个哥们儿是：湖北的张映泉、方方，山西的李锐，解放军的于劲和安徽的曹征路。

正是烟花三月，烟雨迷蒙，我们先泛舟太湖吃了船菜，后下扬州游镇江登北固楼，大声问天下英雄谁敌手，慨叹生子当如孙仲谋。一个个北望神州意游八荒念天地之悠悠都要把栏杆拍遍的样子。临下山才发现这当年刘备招亲的地方是一座尼姑庵，大殿上挂着一条横幅，写着：只生一个好。

当晚下榻在镇江的一家招待所，特冷，聊天时大家都拿被子裹住脚，只有我和李锐的争论还稍有热气。这一路上李锐都在和我争论，好像是说写小说就应该写那些讲不清楚的

东西（今天看是指写小说要不要理性）。我抬杠说，讲不清就看不清，看不清怎么写得清呢？李锐哀叹道：这孩子完了，你完了！那时正是主义方兴文本爆炸的前夕，可能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吧，写什么怎么写开始纠缠不清。那三位朋友本来是在一边观战的，可狡猾的李锐眼珠一转说，我看我们这一拨儿里就方方能写出来。于是形势逆转，方方一个深呼吸，顿时严肃起来，说曹征路，你那个问题在大学里早就没人关心了。而那两位也立马眼球突出，心中惴惴，做沉思科痛苦科难言科……

二十年过去了，几位的音容笑貌依然活泛。尽管他们都已成就斐然，可是最初的那个问题解决了吗？小说究竟应该怎么写？写烟消日出，还是写欸乃一声？写主义写圈套还是写后后现代？玩福克纳玩博尔赫斯还是玩约瑟夫·海勒？城头旗变一日三新，但问题解决了吗？如今自己也到大学里教书了，还真的钻了几年牛角尖，写了一本《新时期小说艺术流变》，小说该写什么？怎么写？

其实，在几亿人口仍为温饱挣扎的国度里，在一个市场化程度还很低、现代文明空气还很稀薄的阅读环境中，你能“后”到哪儿去？其实，谁又能垄断创造垄断真理呢？只要天良未泯，激情犹在，求真爱美之心如一，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始终是血。今天我还是相信这个。我相信中国当代小说倘若能在世界文坛赢得一点尊敬，最终也还得靠这个。

回过头去看，八十年代的文学青春病并不令人赧颜，相反，自己脸上曾经长过的青春美丽痘还是挺让人怀念的。

请好人举手

曹征路

—

洪亮猜想大姑是在卸装的时候接奶奶电话的。因为奶奶在喊，你说什么啊，啊？我听不见啊。应该说是听不清。她那儿当然听不清，化装室里挤满了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，当然还少不了各种大款和大官。他们早就在那儿候着了，争着抢着把鲜花和请柬往大姑手上塞，大姑满眼都填满鲜花笑脸满耳朵都塞满掌声。洪亮敢保证大姑根本不记得他们谁是谁，可是大姑肯定会说：记得记得，当然当然，一定一定，我真的好感动……好感动哦。这时候她的经纪人过来了，那个色色的小胡子，把手机从别人头顶上递过来。大姑皱着眉说，不接不接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，我不接电话。可是小胡子挤过来趴在她耳朵上说，是你老娘。大姑这才把态度端正了一点，对大家说，不好意思啊，真的……不好意思！

奶奶没急事不会在半夜打电话的。平时这时候她早该上床了。可是大城市里夜生活这才刚刚开始。霓虹灯、热气球、模特表演，还有音乐喷泉。大城市是看不见星星的。地上的好东西太多，还看天上干吗呀？总之他们天天都在过年，那儿的人天天都在傻笑。大姑躲进厕所里，应该叫洗手间，对奶奶说，什么事啊妈？这么晚了还不睡？我正在演出呢。奶奶说，我倒是想睡，可我睡得着吗？你们一个一个都这么大了，还不让我省心！说着奶奶就抽泣起来。大姑急得直蹦，说妈你有话快说啊，我还在演出呢，急死我了。奶奶说，这一句话又说不清楚，你还是回来一趟吧……爸爸抢过电话说，洪梅，你别理她们，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是胡闹，你放心吧家里没事。然后啪一下就把电话给挂上了。

洪亮猜大姑肯定又在跺脚。当然，如果她看见奶奶抽了爸爸一个大嘴巴，她更要从窗子里跳出来，坐上直升机，然后直接降落在凉台上。

其实这件事一点都不复杂，要叫洪亮来打这个电话，一句话就说清楚了。可惜他们总是无视洪亮的存在，好像他是个玩具熊，一挥手就滚到一边呆着去了。不就是想让大姑回来给小姑父换个单位吗，语言表达能力太差。

当然，如果还要交代背景的话，就要稍微费一点事。

大姑是洪亮家的台柱子。这样说并不因为大姑是个歌星是个名人，在哪方面她也是个台柱子。洪亮的意思是，他们家的生活从各方面讲，都离不开大姑。如果没有大姑，就没有家里的一切。也许今天为下岗发愁的就不是小姑父而是爸爸，妈妈的衬衫厂早就破产了，小姑也不可能穿着制服神气

活现地去踹人家的菜篮子，他们当然还住在西码头那间墙角长着白毛的公房里，洪亮更用不上联想天禧 5010L。

可以说没有大姑洪亮也没有今天这么聪明，也许至今还跟他们班的王大孬一样，一天只知道流口水，再不然就骑到围墙上盯着女厕所发呆。

问题不在于大姑有没有能力办成这些芝麻破烂事，问题在于大姑有没有必要没完没了地插手地方上的破烂芝麻事。他们的分歧就在这儿。爸爸的看法是，大姑已经不容易了，不能什么事都依赖她。她自己的事还烦不过来呢，再给她增加负担就太没良心了。

奶奶当然也不愿意给大姑找麻烦，可她顶不住亲家母的眼睛水。小姑精得很，她自己不出面，她知道一开口就要挨骂，就让婆婆天天上门来淌眼睛水。一淌眼睛水就要讲到从前守寡的日子，一讲到守寡，奶奶就跟着淌眼睛水，然后就飞流直下三千尺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奶奶既答应了她就不能不办到，要是办不到奶奶就会觉得很没面子。面子从前并不重要，从前奶奶拉扯大姑小姑和爸爸，什么苦没吃过什么事没经过什么气没受过？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是个讲究精神文明的时代，面子就跟身上的衣服一样重要，没有面子还怎么出门？怎么上街？怎么和邻居大声打招呼？怎么跟老熟人叹息北京的复杂？

奶奶坐在地上，捶着柚木地板，拖长了声音哭：我都答应过了，我都答应过了呀。

爸爸急得团团转，一张脸就像干透的抹布，两只眼就跟小兔子一样。这时候绝对不能招惹他，他发起火来一巴掌能

拍死你。妈妈垂着手站在门外，走又不敢走劝又不敢劝。她要是敢吭一声就更麻烦，奶奶非把她的事也揪出来。前年舅舅做生意做亏了，是大姑出面帮她承包了一家水泥厂。事情办成了妈妈还瞒着奶奶不讲，后来被戳穿了奶奶就觉得寒心。不是肥肉不巴皮，不是精肉不巴骨啊，我把心掏给你吃了都不管用！把爸爸骂得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她骂的是爸爸，指的却是妈妈，这样家里的气氛就很奇怪。有一段日子吃饭只听见碗筷响，放下碗只听见电视响。洪亮猜想，为这个他们两个也少不了冷战。

其实小姑赌气也是莫名其妙。她认为家里人都瞧不起她，好像从小她就受着虐待，没文凭没本事都是家里给她造成的。她认为这不是烦不烦的问题，而是一碗水能不能端平的问题。手心是肉手背不是肉？为什么要亲一个疏一个？大姑现在的做法让她在婆家都抬不起头来。她说，你自己亲妹夫饭碗都不保了，却去帮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小老板。

总而言之统而言之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复杂得一塌糊涂。他们都是好人，他们对洪亮都不错，所以洪亮也就不好表态了。帮谁不帮谁，这可是个立场问题。他觉得，其实最该同情的还是大姑，做了好事还不讨好。这就叫一斗米交个恩人，一担米交个仇人，好人做不得啊。

唉，当个名人真难，当个名女人更难。

妈妈顺着墙根溜进房间里，关上门，靠在那儿想了一会儿，突然凶起来：洪亮你怎么还不睡觉？你作业做了吗？这么大人了睡觉还要我催？

洪亮不情愿地拉开被子，心想你就只能管我，有本事你

到外屋喊一句试试。然而就在他脱裤子的那一刻，突然来了灵感。

他问：妈，小姑父在哪儿上班？

妈妈帮他拽下毛线衣，说，你问这个干吗？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。又叹气，说物资局从前是个最吃香的单位，现在也搞得人心惶惶了。

洪亮说，早讲啊。那，这事包在我身上了。

妈妈笑了，打他一巴掌：你能的！

洪亮坐起来说，我真能。我们班王大孬你知道吧？他爷爷什么事办不到？骗你我都是小狗。

妈妈说，那好啊，你去跟奶奶说吧。你能把奶奶哄睡下我有重奖。

于是洪亮就跑出去哄奶奶了。奶奶奶奶别哭了，哭伤了身子划不来。你一哭我就睡不着。不就是小姑父那点事吗？我能给你解决，你放心吧。

奶奶愣着，不哭了，可是泪还流个不停。

洪亮就趴在地上唱：老鸡带小鸡，走东又到西，老鸡叫个咕咕咕，小鸡唱个唧唧唧；老鸡骂小鸡，你这个坏东西，就是不听我的话，叫你向东偏向西……

其实奶奶好哄得很，一哄就笑了：哎哟小老子唉，你怎么不穿衣服就跑出来了？还是我孙子知道疼人。不管你能不能，奶奶知道你的心了。奶奶听你的！

洪亮躺在被窝里很兴奋，好长时间睡不着。他想应该怎么和王大孬讲他才有劲。又想到了梁菲菲，梁菲菲她爸爸就是物资局长，要是把梁菲菲拍上了那该多棒。要早知道这样

他早就出手了。该出手时就出手哇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哇，咳儿呀，依儿呀，咳咳咳咳依儿呀！

二

现在来说说洪亮自己。老说大人的事太没劲。

其实洪亮自己就有许多烦人的事。首先是关于学校的。市一中是省重点，中考时洪亮差三分没进去。本来洪亮想，二中也不错，二中文艺体育厉害，这很对洪亮胃口，混几年混出个青春偶像也说不定。他把这想法给大姑透露过，大姑也说好啊好啊，我回去就帮你吊嗓子。可是大姑回来根本没教他唱歌，也没去二中，而是直接去了市委。然后家里连招呼都没跟他打一声，他就坐在一中的教室里了。他们总是这样的，从来没人把洪亮的想法当回事，好像洪亮不是一个人，只是一个物件，一只手提包，想往里头塞什么就塞什么，想把它扔哪儿就扔哪儿，大姑说，亮亮你要听话，想唱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以后我保证教你。然后他就只好相信那个保证。然后，他连想都懒得再想了。他的理想破灭得如此简单这么容易，连个肥皂泡的光彩都没见到，洪亮自己都很惊讶。

其实一中有什么好？一中的本事就是死背书的本事，一进学校门就像进了山洞，让人觉得恐怖。整天就看见一群傻孩子瞪着死鱼眼睛，背单词背课文。他们的嘴巴一开一合，就像缺氧的池塘里浮到水面上来的小鱼。而作业，这些倒霉的作业更像老师放出来咬人的疯狗，撵得你撒尿的工夫都没有。

再有，就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歧视。洪亮是班上借读同学

中的一个，属少数派，由于他们的到来，老师的讲台离黑板只剩一尺宽，如果老师是个胖子，那他写完字必须先退出来才能面对同学。这样同学们看他们这些人就跟看珍奇动物那样：你爸爸是什么官儿？你们家赞助了多少？哇，真厉害！其实人家不是在夸你，人家是在骂你。可怜那个王大舜听不出来，还吹他爷爷怎么样怎么样，结果当场他就得了个外号，叫王主任。王大舜身大力不亏，在班上所有可以排队的项目中都排倒数第一，很快就叫大伙挤到墙犄旮旯里去了。现在的王主任也就只能跟在洪亮的屁股后头，偶尔威风一下而已。他原本是要当蛊惑仔的，结果却当了蛊惑仔的跟屁虫。幸亏洪亮当时留了一个心眼，没有亮出底牌。直到初二，有一天班主任古老师把洪亮叫出去问话，大家才知道著名歌唱家洪梅是他的大姑。就这样，当时班上也恍然大悟似的发出一声惊呼：噢——

还有，就是班主任老古了。老古的眼镜很厚很圆，像个酒瓶底还是老掉牙的，老远看眼睛就像金鱼一样凸出来。老古从来不笑，整天就把眉锁起来，好像谁都欠他的。他说，我是教高中语文的，我一直是带毕业班的，动不动就说这是常——识性的问题！总之他当我们班主任是大材小用了。自从他知道洪亮的大姑以后，就时常会有意无意地问洪亮：你大姑又到哪儿去演出了？你大姑最近回不回来？这点最让人讨厌了，说他是歌迷吧他连大姑是什么唱法都搞不清，说他不懂吧他又好像比谁都关心歌坛新闻，连李娜出家当尼姑他都知道。

这天学校在大操场开动员大会，校长让教职工和同学们

都行动起来，动员老校友回校参加八十周年大庆。这么个破学校居然有八十年历史，比奶奶岁数都大，这倒让洪亮大吃一惊。在他看来这个学校就算操场还开阔一点，其他的一切都是窄窄的挤挤的小气巴巴的，如果它真有那么老也只能是个永远长不高的侏儒。开完会大家正在议论这个不可思议的侏儒，老古过来摸他的头说：洪亮你有什么想法？洪亮说我没有想法。老古说，你大姑回不回来？洪亮把头一甩：我怎么知道？心想就你这破学校还想请大姑来呀？你请得起吗？不过他没吭，他懒得吭。这时梁菲菲一惊一乍地跑过来说，哇！洪亮你大姑也是我们校友耶，帅呆了耶。

这让洪亮再次大吃一惊：你听谁说的？

梁菲菲把手一拍，摆一个啪啦啪啦舞姿说：不告诉你。

他抬头看看老古，希望从他那儿得到证实。可老古的眉头又拧起来，眼神已经离开了，从操场上方飞出去，好像追着一群鸽子，而那鸽子早就飞上云端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留下一丝并不好听的哨音。

然后全班都知道大姑是一中的校友了，而且是学校邀请的贵宾。这样一来洪亮也成了班上的明星，大家说，洪亮你无论如何要把你大姑请回来。洪亮学着老古的姿势，把眉头拧得很深刻，拖长了说，我大姑哪有时间啊？她下半年有好几个国家要出访，还要去新疆西藏慰问，你们想要就来啊？学校想要就来啊？学校重要还是国家重要？你以为啊？

其实洪亮心里也希望大姑能回来，洪亮都有半年没见大姑了。大姑一回来，家里就热闹起来。大姑一回来，爸爸妈妈也就不会冷战。大姑一回来，一切一切的问题都将得到解

决。真正的蛊惑仔都是这么干的，心里想的永远不要和嘴上说的一样。洪亮就带着这些想法回家去，所有烦人的事都被踩在了脚下，过了街口，梁菲菲突然拦在前面说，洪亮，我跟你说句话。梁菲菲的小胸脯一挺一挺，两只电眼一闪一闪，空气一下就变得黏滑起来。

王大孬说，拿我当电灯泡啊？

梁菲菲说，你本来就是电灯泡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

王大孬只好一个人先走了，走时还拍拍洪亮肩膀，好像他很会做很慷慨很酷毙，弄得洪亮有点飘飘然。梁菲菲是班上的文艺委员，一直是大姑的崇拜者，模仿大姑《你的深情我不懂》绝对能上模仿秀。另外这妞儿还看得过去，是班上的电眼小魔女排名第一。王大孬总想拍她拍不上，只能大口大口咽唾沫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爸爸就是物资局长，一级保护动物，洪亮还能不认真对待吗？

小姑父的事洪亮原本是托王大孬的。王大孬的爷爷最疼王大孬了，只要他到爷爷奶奶身上一趴一闹，两把老骨头就化了。可是这回居然没有闹得赢，他爷爷说，小孩子懂什么？你爷爷也要求人办事。他求的人就是梁菲菲的爸爸。

这样洪亮就觉得有点亏：逮不着菩萨乱磕头，磕了半天菩萨就在身边坐着。既然拐弯抹角求的是梁菲菲，那何必把人情送给王大孬？难道洪亮不想拍个婆子玩玩？难道洪亮不喜欢电眼小魔女？从前洪亮懒得理她是因为她老跟着吴小敏跑，现在情况变了难道洪亮不应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？这样下课时洪亮故意把梁菲菲书包碰翻了。

替她捡书包的时候，洪亮找到了大姑的照片，说，你不

是想找我大姑签名吗？怎么后来又不说了？梁菲菲眼球都要跳出来：说了你又不理，骄傲样子。洪亮压低声音说：你的事还不是一句话？只要你肯保密。

他看见梁菲菲点头了，她脸上的红血球像听见了下课铃声那样刷地冲了出来，又像做课间操那么整齐地排着队，咔咔咔布满了全身，连手臂都红了。然后，他们就开始递条子。梁菲菲生日那天，洪亮还特意去买了一只奶嘴送给她，樱花牌的。于是梁菲菲就趴在桌上幸福了整整一天。

洪亮瞧着梁菲菲说，你把我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我小姑都急死了。

梁菲菲说，跟我爸都磨好几天了，他说要查一查。

洪亮说，那就快一点。

梁菲菲把嘴一噘，知道了。

洪亮说，猴子不上树，多敲……

打嘴！

洪亮只好打了两下嘴，又笑道：菲菲你要把这事办成了，我大姑回来别说给你题字，就是想和她合影也是一句话。

真的？不带耍赖？

骗你我都不是人！骗你我把两条前腿放下来在大操场爬三圈！

洪亮看见梁菲菲笑的时候是把手背挡在嘴上的，小鼻子揪成一朵玫瑰花，眼睫毛长长地搭下来，像极了卡通美女小鹿泉子第一次遭遇心上人，好卡哇依哦。于是这情景就一直伴随洪亮入梦。

三

喜讯是小姑送回来的。她一进门就给奶奶一个热吻，啪的一响。当时正在吃晚饭，奶奶一抖把稀饭都泼了。小姑说你们办好了也不给我打个招呼，搞得我都觉得不像是真的。

奶奶说你发什么神经啊？

小姑说，下岗啊！今天名单公布了，没有他。

然后一家人都傻掉了，你看我我看他，就好像他们是在看乒乓球比赛，那球跳来跳去总也落不下来。洪亮再也憋不住，把饭结结实实喷了一桌。

小姑拨拉洪亮的脑袋说，亮亮你有这个本事怎么不早讲？早讲那二斤酒鬼不就孝敬你爸了？害得我们到处找人，托科长求局长，局长再去找局长，谁愿意拍他马屁呀？我一见他那眼神就恶心！

奶奶训小姑说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跟小孩子扯这些干吗？

小姑说，哎哟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一高兴都忘了我们亮亮还没长成大人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咱亮亮不是比大人还管用吗？小姑搂着洪亮摇来摇去又在脸上啪地亲一口，大惊小怪说，亮亮个子都快赶上我了，哎哟都长小胡子了喂！

说得洪亮脸都烫起来。

奶奶笑，我早知道亮亮有出息，比你们几个都有出息。

妈妈在这时候是不说话的，只把手在他脸上摸摸，又把他褂子扯扯。可洪亮看得出来，妈妈的眼神柔和，放着光芒，

眉毛是翘上去的，这就叫扬眉吐气。他明白妈妈的心情，她越是不说话越是能体现出她的满足和自尊，越说明她贤惠温柔。是洪亮给妈妈争了口气，让她在家里挺直了腰杆。

只有爸爸不吭声，阴着个脸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，然后咽口唾沫回屋去。洪亮想，爸爸是无话可说。因为这事从一开始他就认为是不可能的，就是大姑回来也是办不到的。现在叫洪亮办成了，他不是很没面子？想到这一点，洪亮觉得自己肚子筋都要笑断了。

可是爸爸又回来了。他垮个脸说，你们不要这么夸他，这有什么可夸的？对小孩子有什么好处？他才多大？就学会这一套了！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也不要外面炫耀。还把洪亮膀子一扯，去去去，写作业去。

洪亮看看爸爸，想笑。不过他没吭，乖乖地回屋去。他觉着，爸爸已经可怜到这种程度了，说什么都没用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都不要说，有本事就去做。还是把说话的机会留给别人吧。

果然，他一离开，爸爸就倒霉了。

奶奶说，你现在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这一家人个个都对不住你？你自己没本事也就算了，不帮人也就罢了，怎么连自家儿子都要妒忌？没出息样子！

妈妈说，人家现在是干部了，纪委了，了不起。这话要是我讲你们还不信。

小姑说，我都懒得讲了，他这张脸挂办公室里人家都嫌假冒伪劣。也不想自己是怎么当上干部的。你回西码头还认不认得路哦？

我讲什么了？我怎么得罪你们啦？我是说对小孩子不好，我又没讲什么……

洪亮想象爸爸双手高举招架不住的狼狈样子，一个跟头从床上翻过去，两条腿连连发射万炮齐轰万箭齐发。红毛老怪的胸脯早已被激光连环炮打得烂棉絮一样，正在泥塘里绝望地挣扎，并且缓缓下沉。

洪亮打开电脑，一本正经敲上了刚刚从老古那里听来的一句话：

在这个世界上，想得到别人尊敬的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打败他们，比他们更强——迈克尔·乔丹。

四

班上掀起了足球热，一到课外活动男的全都上场，疯踢。而且差不多每人带一个球。这情形就好比日本鬼子打到家门口，人人都在买枪买刀。洪亮没带球，是王大孬负责替他拿着。王大孬就这点好，一见洪亮有些犹豫，立马掏钱买了两个。这样王大孬放学就要背着三个足球回家，还有一个是梁菲菲的。

洪亮不买球也不是小气，主要是爸爸脸色难看，他不想跟爸爸为这点小事闹翻。像他爸爸这种人已经过时了，跟他多说一句都是浪费时间。

不买球也不是因为没钱，其实班上人人都有自己的小金库，是营养午餐的回扣。定十块的回扣是一块，学校得五毛个人得五毛，定五块的能拿两毛五。一般大家都定五块的，在

学校要营养干吗？想营养回家营养去。而且没有菜反而吃得快，三下两下饭盒一扔就上球场去。这时梁菲菲就会娇喘吁吁在后头撵，等等我啊，真坏！然后就会引来一串哄笑，然后洪亮就能把球踢得像一发炮弹。

说起来足球热的原因并不是人人都突然迷上了足球，而是省队在甲 B 联赛中出了问题。为了把我们的老对手红牛队挤出决赛圈，省队故意让一个弱队大比分超出，让他们连进十球。这个消息是高中同学从足球报上看到的，本省的报纸电视都没有讲。消息传来全校震动，一个个都死机了，半天启动不起来。

问题不在于踢了假球，问题在于为什么别人踢假球都没事我们踢假球就要受处罚，明摆着是他们上边有人，可是这样显而易见的道理居然说不通。问题还在于班长吴小敏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势，说什么规则高于一切，那天为这个班上差点打起来。以吴小敏为首的一派仗着人多势众，把洪亮他们说成是一帮痞子，说痞子都不喜欢规则，后来就拉扯起来，好在洪亮有王大孬在身后站着，没吃什么大亏。可是吴小敏还是恶人先告状告到老古那里。

老古把洪亮叫到办公室，说你这个洪亮啊，不就输了一场球吗？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？洪亮说是他们先动手的。老古笑了，说他们我也要批评的，现在我问你，踢假球的事你怎么看？洪亮说，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，只要为我们省争来奖杯，踢个把假球算个屁。老古又把眉头皱起来：哦？你这样想的？洪亮没吭，心想我偏这样想你能把我怎么样？

老古磨蹭半天说，要文斗不要武斗嘛，开个辩论会你看

怎么样？

洪亮以为开辩论会就可以真理愈辩愈明的，其实这完全是一个阴谋。

辩论会只有一堂课，双方意见刚摆出来，还没分出胜负老古就出来总结了。他说他只谈个人意见，可他是班主任老师，他的个人意见不不比谁都大？他们实际上是一伙的，只不过要找一个公开机会把洪亮镇压下去。洪亮看看王大舜，王大舜连头都不敢抬。又看看梁菲菲，梁菲菲也不吱声。洪亮就气得发抖，只好把脚别在椅子腿上。洪亮偏不服这口气，为这个辩论会他都想了一晚上，到了关键时刻他怎么能服输？怎么能让吴小敏得逞？

洪亮跳起来说：如果省队这次是把日本队韩国队挤下去了，你们也这么想？这下吴小敏傻眼了，脖子涨得比脸还粗，说这是两码事。

洪亮突然来了灵感，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你们爱不爱家乡？爱。你们爱不爱国？爱。骗人！你们连省队都不爱怎么爱国？你敢说省队不是代表我们省？你敢说他们将来不代表中国？洪亮无比深沉，万分痛心，和这样一些不觉悟的人做同学他觉得自己的脸都丢尽了，他把脸扭成了一条老丝瓜。

而吴小敏他们就像被霜打过的烂白菜，一个个都瘪了，然后都看着老古。老古没想到这是个爱国不爱国的严重问题，把额头深刻了老半天才结结巴巴说这是偷换概念。还说他担心的就是这个，说你们还小，还不懂什么叫爱国主义。这下把大家搞炸了，吹口哨的拍桌子的把屋顶都掀翻了。

洪亮及时地背起书包说，不辩了，没意思，你们这些人打起仗来个个都是卖国贼。然后他就公鸡一样昂首阔步走出教室。他想，老古这样的人肯定就是个甫志高王连举。

梁菲菲追上了他说，你今天酷毙了。

洪亮说，少来这一套。

梁菲菲说，我才懒得想呢。想这个干吗呀？没劲。

梁菲菲说，真的，你把老古都辩得一愣一愣的。

洪亮问，那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在课堂上为什么不说？

不知为什么，洪亮忽然觉得很孤单很委屈很无奈，他的这些哥儿们姐儿们看起来够威够铁，关键时刻屁用不顶，全是熊包软蛋。他对着牛奶盒狠狠地临门一脚，猛然鼻子就酸了。他觉得自己忽然读懂了一首古诗：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泣下。

梁菲菲在身后大声喊：管他谁对谁错，反正我站在你一边。

洪亮想，那你们为什么不站起来大声发言？哪怕能举个手也好啊。

晚上，梁菲菲发来 E-mail 说：我的心其实你不懂。

后来王大舜也来了一封，写的是：明明白白我的心。

洪亮想，这还差不多。

五

十月末的一个晚上，正吃着饭，大姑突然回来了。叭叭叭叭，把洪亮的脸亲得像个花气球，全是口红。大姑说，哎

哟喂想死我了。

大姑穿得很少，一条长裙，一件毛背心还不带袖子，全靠大披肩裹着，看得奶奶好心疼。可大姑怀里很暖和，软软的，香香的，是一种奇怪的香味道。洪亮傻傻的，大姑不撒手，他就一直让她搂着。那种脸上发烧的感觉真是很好。

妈妈在一边说，洪亮你多大了？还老让大姑抱着啊？

大姑说没事没事，你要不在乎，我还要带他睡觉呢。我就喜欢我们洪亮。

妈妈说，那好啊，洪亮你就跟大姑走吧。可话一出口，她就哽住了。

洪亮这才不情愿地挣脱出来。

大姑没有孩子，洪亮从小就被大姑像儿子一样爱着宠着，要说带走大姑真能带他走。洪亮也愿意跟着大姑走，可那样一来妈妈怎么办？奶奶怎么办？想说爱你不容易呀，洪亮被那么多人爱着，伤了谁的心都不好。

大姑是回来参加一中校庆的。到底还是回来了。

爸爸说，你不是讲挤不出时间吗？

大姑说，没法子啊，你们那个市长大老许亲自飞到北京，死乞白赖地磨，说绑也要把我绑回来。

洪亮说，那个破学校有什么可庆的？

大姑笑道，洪亮我两个还是校友呢，好玩儿吧？

洪亮说，校友不校友的倒无所谓。不过你回来一趟也好，我还有好几笔人情债没还呢。他就说了几个必须签名的，还有一个必须合影的。

大姑把眉毛高高地挑起来说，洪亮你多大了？都能玩儿

这一套了？

洪亮还没答话呢，爸爸就发狠道：你看看，你们看看，还不让我管！

奶奶慌忙把爸爸一巴掌扇开，说这个事情要怪就怪我，用不着拿小孩子说话！然后又把小姑父下岗的过程讲一遍，说要不是洪亮有这个同学，你不还得回来帮忙？洪杏不是你亲妹子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这个做娘的不能偏心眼。说着眼泪又哗哗地流下来。

爸爸把脸拉成一条苦瓜，说好好好我错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

大姑说，那这个事真得感谢人家。这样吧，合影是个小事，找机会我当面谢谢那个局长，妈你看这样行了吧？

奶奶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以后，我也不会再给你们找事了。我还能活几天？

大姑叫起来：妈，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？一家人亲亲热热的比什么不好？我在外面闯荡这么些年，就明白了一个理。以后要是能帮我还会帮，真到了帮不上的时候，什么都晚了。说着，眼睛也红了。

奶奶说，梅啊，是不是碰到什么难处了？

大姑说，没有，没有。我也就是那么随便一说！你看看，气氛这么压抑。

说起来也确实奇怪，刚才大姑进门时那种热烈眨眼就不见了。一说这些事怎么一下子就沉重了？洪亮想想，没说什么了不起的话啊？他想不明白。

在旁边阴沉个脸走来走去的爸爸这时来劲了，问：你说

是许市长亲自去请你的？就为一中的校庆？没说还有别的事？

大姑哼一声：当然不是。

爸爸使个眼色，想拉大姑到屋里去谈。可大姑看看奶奶，又犹豫了。

奶奶说，有什么话你们出去讲，用不着假马日鬼地装！

就在这时市长的电话到了，外面也响起了轿车的喇叭声。

大姑抓起电话立马笑了：哎呀大市长，都是乡里乡亲的这么客气干吗？好吧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。不过话说清楚，酒全归你代，你答应吗？你答应了我就去……不嘛不嘛，不许你要赖。

大姑匆匆走了，家里又冷清下来。这种冷清因为刚才的热烈就变得特别难熬，就好像从夏季突然跳到了寒冬。一家人谁也没有话要说的样子。妈妈收拾了碗筷，奶奶叹口气转身去睡觉，连电视连续剧都不看了。

然后，就是这一晚，洪亮听到了大姑一些秘密。秘密是从爸妈的墙缝里飘出来的。家里的装修都是用木板，做成衣柜又当墙又当橱，只要打开橱门声音就听得清清楚楚。有一回他还听到妈妈哎哟哎哟地叫唤，以为爸爸在打妈妈呢，后来才明白怎么回事。当然这个秘密他谁也没说，只跟梁菲菲交流过。梁菲菲说她早就知道了，还说他弱智，连这个都不懂。

但这次可不一样，他们说得含含糊糊断断续续。但洪亮还是听懂了，听懂了洪亮就觉得心里很痛。

在洪亮的记忆中，大姑父很少到家里来，来了也闷声不吭的。大姑父长得什么样他都记不清了，只是他一脸脏兮兮

的胡子给人印象很深，一吃饭酒汁菜汤都挂在那上头，好像不这样就不叫艺术家。大姑父是拉大提琴的，可洪亮看不出他有什么音乐细胞，他那双手已经被麻将磨得没有感觉了。就这样一种人，他居然敢打大姑！

妈妈说，这种男人全世界少有，花着老婆的这种钱，还有脸提这提那。

爸爸说，你轻一点，什么这种钱？

妈妈不吭了，爸爸又低声说了老半天。那意思总是让妈妈不要嚼舌头，特别不能让奶奶知道，奶奶犯病了就不得了。

洪亮想，你们怎么就不为大姑想想呢？你们怎么这么自私呢？大姑为全家做了多少事？大姑容易吗？大姑表面上笑着，跳着，叫着，可谁知道她心里有多苦？你们知道吗？

这一晚，洪亮很悲哀。他第一次正视了自己的年龄，他承认自己身高不够，体重不够，力气当然也不够。如果足够洪亮就绝不允许有人欺负大姑。他要对那家伙招招手，来来来，然后一个玉环步鸳鸯腿，然后当胸一脚踏住，然后把他的脏胡子一根一根揪下来。然后叫他离婚，叫他写保证书，滚蛋，休了他！

然而这激动人心的一幕暂时还无法上演，想说爱你真的不容易呀。

六

八十周年校庆，学校说是放假一天。可是放假还必须到校，还要到路边夹道欢迎，有这么不讲理的吗？本来洪亮是

大声表示抗议的，可大姑来了情况就不同了。洪亮一大早就换了校服，八点没到就站在校门口，对后面的同学说，我们在我们班到得第二早。好像他就是这次活动的主持人。

洪亮洪亮，你不是说你来的吗？谁说我不来的？我就那么随便一说。我是本党最有组织纪律性的党员了，意见归意见，行动上还要保持一致。把他们班同学搞得一愣一愣，一个个都像被大风刮弯的向日葵。

洪亮大声和每一个同学打招呼，就是不理吴小敏。他听到吴小敏在一边说他二赖子样儿，他也不理。今天不是吵架的日子。然后他大声发布北京歌坛的最新秘闻，谁谁跟电视台闹翻了，谁谁准备复出了，谁谁最近又有绯闻。这些消息有的是从小报上看来的，有的是听大姑讲的，有的早就在班上传过，但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从他嘴里说出来无疑是最权威的，他一点都不怀疑。其实是真是假又有什么关系？他要的是效果，这是个玩眼球的时代。他说，现在北京复杂得不得了，你们哪儿知道啊？复杂得一塌糊涂，你以为啊？王大孬在他身边深沉地说，就是就是，你们以为啊。于是所有的眼球都拉到了自己一边。梁菲菲几次想拉他到一边问话，他也顾不上理。

老古过来笑着说，洪亮你今天很活跃嘛。

他说，是吗？

老古说，这样就对了，集体活动嘛。

他说，意见归意见，行动归行动。

老古说，好，很好。老古今天也有些特别，脸刮得铁青，新吹了头发，还很难得地打了领带，那两只酒瓶底都显得更

亮了。他说，你大姑可惜没回来。然后又把头抬起来去寻找天上的鸽子。今天的鸽子也很特别，老在校门口盘旋，好像也在等待贵宾到来。

梁菲菲在一边说，他大姑没回来他能那么兴吗？兴头瓜脑的样子。

听了这话，洪亮一点都没恼，他对梁菲菲打了个OK的手势，笑了。

同学们噢——地欢呼起来。老古也摇头笑道，你这个小鬼呀。

然后有人就提议去看主席台，看看到底有没有著名歌唱家洪梅。洪亮把嘴撇撇，他不去。他心里有底，时间还早得很呢，大姑这时恐怕才刚刚起床。大姑要来也是坐着市长的轿车来。怎么可能像那些老头老太一样，一大早就赶到学校，在门口登记，领一个校友证套在脖子上？那也太掉价了，那还不如不来。要来就要坐着轿车来，一坐下会议就开始，当然还要穿过这些拿小旗的队伍，耳朵里响着欢迎、欢迎，热烈欢迎——不然这些人练了半天给谁看的？

果然，去看的人很快就回来了，说，洪亮，你大姑的名字在第一排呢。洪亮又把嘴撇撇，没吭。大姑不在第一排还能在第几排？

洪亮抽空悄悄跟梁菲菲说了合影的事，他说你千万别透露出去，不然大姑应付不过来你可别怪我。梁菲菲在他膀子上掐了一下，没吱声，眼皮却猛然一抖，慢慢地红了。他嘴上说，别。心里也有种被电了的感觉，酥酥地，从脚麻到头，然后又集中在鼻尖那里。这就叫尖端放电。

这是洪亮最得意的时刻，这得意让洪亮体验到了成功，这成功又让洪亮进一步品尝到了甜蜜。

然而后来的事情却不那么让人太满意。

后来车队就来了，车队在欢迎欢迎声中缓缓开进学校，大姑坐在第几辆见都没见着。然后就整队入场，他们班是排在操场的顶右边，根本看不清大姑的模样，只能见到一个紫红色的披肩，这多少让大家有些失望。大家说，我们班要排在左边就好了。洪亮想，这不是左边右边的问题，关键是把大姑放在了最靠边的位置上。第一排有四五十个座位，为什么把大姑放在最边上？这也太那个了。

然后是校长介绍来宾和老校友。来宾都是这个书记那个市长，这也就是了，可大姑的名字在老校友中间也算靠后的，这就让洪亮忿忿不平，好像受了排挤，受了侮辱。他把脸涨得通红，在同学中来回看，想找个人说说，可谁也没有留心他，他们一个个把嘴张得像癞蛤蟆，听到一个名字就拍一次巴掌。如果有熟悉同学的家人，那更要兴奋一阵，说哇塞，你爸爸也是耶。后来连王大孬的爷爷也念到了，连梁菲菲的爸爸也念到了，大姑的名字还是没念到。洪亮气得差点跳起来，大姑不比他们有名吗？

校长说，八十年里母校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，其中有地市厅级领导干部五十四名，有县团级领导干部一百三十名，有局级领导干部两百多名，还有正教授级的专家科学家二十多名，还有著名歌唱家一名……原来校长把大姑放在这介绍了。校长说，现在，我们请著名歌唱家洪梅小姐为全体校友先献一首歌好不好？

不好！不给他们唱。洪亮在心里喊。他们太欺负人了。

然而大姑还是站起来了，大姑抓着披肩，显得激动，激动得嗓子都有点沙哑。就是因为这沙哑，全场都静了，呼吸都停止了。她唱的是《小草》，人人都熟悉的。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……他不明白大姑为什么会这样。后来，大姑挥动双臂，全场都跟着唱起，阳光啊，雨露啊，哺育了我……全场都发疯了。

唱完了，校长还哽着，半天都说不了话。校长说，我太激动了。可洪亮觉得校长在撒谎，校长真正得意的就是这些当官的，他把大姑请来就是为这些当官的“献歌”的。洪亮想，大姑真傻，她连这个都看不出来。

还有件事很奇怪：大家都在唱的时候，洪亮发现老古在哭。老古把酒瓶底摘下来一把一把地抹眼睛水。他也跟着唱两句，可嘴巴咧得不知有多难看。这个情况好多同学都注意到了，所以散会的时候大家就特别留心老古。看得老古有点不好意思，他尴尬地笑笑，又把脸仰起来去数鸽子。

老古说，我给大家布置一篇作文，不是课堂作文，你们什么时候写好什么时候交，不交也可以。作文题就叫《二十年后我回母校》。

大家噢了一声，散了。洪亮觉得好笑，这叫什么狗屁作文？二十年后老鬼知道变成什么样子？二十年后老鬼才回学校来。不过既然不交也可以，那倒也无所谓。这样的作业还是让吴小敏去交吧，这个马屁精就等着表扬呢。

七

晚饭都盛上桌了，大姑还没来。奶奶说算了不等了，大姑却像一朵彩云飘进来了。大姑说对不起对不起，不喝一杯他们不让走，等急了吧？

奶奶说，来了就好，快吃吧，一家人难得凑齐。奶奶说，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在外面不能露酒，只要一开头你后边就收不住。喝谁的不喝谁的都不好。

爸爸说，场面上应付，一点不喝也难。只要心里有数就行。奶奶说，她哪有数啊？我养的闺女我还不知道吗？

大姑比小猫都乖，听他们教训一声不吭，只是嘿嘿笑。

小姑突然咯咯笑起来，说你今天被鬼抓了吧？

大姑夹菜的膀子就停在空中缩不回去了。她膀子上有几条红红的手印。她解释说，还不是你们许市长拉的，下手这么狠。

小姑说，趁机吃豆腐是真的。这帮人看着人五人六，其实都一个样。

洪亮想笑，可又有点不好意思，只有把汤喝得呼噜呼噜响。

奶奶把脸沉下来，说你这个嘴怎么这么臭？一家人难得聚一回，非得找点不痛快？吓得小姑把舌头吐出来。奶奶摸摸那膀子，心疼了半天，说你也是的，这么大冷的天，穿件长的也不至于招人眼。做女人难啊。说着又要抹眼泪。

大姑瞪着小姑说，这死丫头就是这样的，有本事你自己

出去闯闯试试就知道了，别说吃豆腐，你什么都吃过了。

爸爸连连咳嗽，说好了好了，三个女人一台戏。扯这些干吗？

小姑知道犯错误了，推着小姑父敬酒：赔罪，赶快赔罪！

小姑父是个腼腆的人，站起来嘟囔了半天，一连喝了好几杯才把这事遮过去。事情是过去了，可气氛好像也凉了。其实小姑父吞吞吐吐是想感谢大姑的，可说出来却是别的意思，这一点连洪亮都看出来了。

大姑说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没有照顾好家里，你也感谢不着我。上次是洪亮帮的忙。今天我本来是想当面谢谢你们局长的，他也是校友会的，可是他没有来。这样吧，要不咱们请他吃一次饭？

洪亮叫：好啊好啊，这样合影的事也解决了，省得我另外安排。

大姑笑，哎哟口气真不小，另外安排！说得大家全乐了。

洪亮说，本来就是嘛。

这顿饭吃了两个钟头，总的来说还不坏，该喝的喝了，该笑的笑了。因为大姑过年也回不来了，所以这顿饭就显得很重要。当然要不是洪亮的插话，可能气氛就差远了。

大姑真的很忙，演出任务一直排到了明年，连大姑父也很难见着她。大姑说，见不着还好一点，省得心烦。一句话把大家又说凉了。奶奶还大大地叹了一口气。但这还不是主要的。

奶奶睡下以后，洪亮偷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情况：

原来大姑这次回来是市政府想请她帮忙的。大姑从前给

市里帮了不少忙，妈妈现在的那家裕安公司就是大姑拉来的。可这次不同，这次不是拉项目，也不是拉贷款，而是要把特区一个劳改犯转到白茅湖农场来，这样好就近照顾他。这个劳改犯从前是个局长，给我们市办了不少好事，家乡人民都没有机会感谢他。现在人家倒霉了，家乡能不管吗？这样的事不管，以后谁还为家乡办事呢？大姑说，这个人我也见过，大大的个子，挺讲义气。他们一说我就答应了，这个忙看来是一定要帮的。

爸爸问，他们要你怎么帮？

大姑说，找点关系呗。反正判也判过了，换个地方劳改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。

爸爸哼哼说，到了白茅湖，怕就没这么简单了。

大姑说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是劳改，是假释，还是保外就医我都不管，我的任务就是把他弄回来。

爸爸叫起来：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

大姑说，我一点不糊涂。人家既然开口了，我就不能不仗义。

爸爸说，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！

大姑笑起来：谁定的原则？你？

然后爸爸就噎住了，半天不吭气。洪亮闭着眼就能看到爸爸的那副窘样子：瞪着两只小眼，张着一张大嘴，就像打嚏喷老也打不出来。

停了一会儿，妈妈插话说，他大姑啊，你可要想好啊，这可不是个小事。

大姑说，这么跟你们说吧，如果有一天我倒霉了，你们

也跟我讲原则？

妈妈说：那倒也是的。

大姑说，人情大似债，头顶锅儿卖，谁都难保没有倒霉的那一天。

爸爸急了，说，那是两回事！

大姑说，道理是一样的。

洪亮想想，道理确实是一样的。这就好像省队踢了假球，你胳膊向哪儿拐？自己人当然要帮自己人， $1+1=2$ ， $1-1=0$ ，不过这种道理跟爸爸这种人是讲不通的，他脑子早就坏了。

果然，大姑说：哥，你现在怎么都迂成这样了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？早知这样，当初真不该让你到机关去。

爸爸说，好好好，我也不劝你了，随便你吧。有句话叫水满则溢月满则亏，你自己在外头自己要当心，不要上了人家圈套。

大姑问，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话了？

爸爸说，这还用听吗？像许市长这种搞法是迟早的事。

大姑说，不过老许这个人还是挺有魄力。再说人家又不是为自己，还不是为家乡出力？

说得好听！等他退下来试试？爸爸说，我们市这几个人，哪个不是快退休了才开始整的？他的那一天我看也不远了。

……后来，洪亮的眼皮越来越沉，他们的声音却越说越远，好像在遥远的地方，在空中回响。洪亮觉得自己也飘起来了，像一只大鸟，张开翅膀，慢慢地滑翔。世界离他很近，又好像很远，有些事情他看得很清楚，有些事情却一闪而过。就跟梦境一样，他是努力想记住的，结果却什么也剩不下。

八

大姑这次回来，洪亮给班上八九个同学签了名，还安排梁菲菲和王大舜跟大姑单独合了影。梁菲菲一个人就拍了五六张，有搂着的，有挎着的，还有一张是在宾馆前面拍的，前面是月季花，后面是宾馆的飞檐、蓝天。湖水，漂亮得一塌糊涂。取照片时梁菲菲尖叫不停快活死了，差点要在大街上亲洪亮一口。

王大舜说，放学去吃麦当劳好不好？我请客。

梁菲菲说，你就知道吃！

王大舜说，那去打游戏机。

梁菲菲说，没劲。

然后王大舜也没劲了，就看着洪亮发呆。洪亮也想不出题目来。大姑要走了，该热闹的热闹过了，一切又要回到从前的老样子。他忽然觉得生活失去了方向，就好像一部电影就那一点高潮好看，可高潮来了电影也该结束了。他觉得电视台那帮搞策划的真是无能，应该每天都有新节目才对，他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洪亮大叫：怎么还不放假啊？

然后到了学校就更没劲了。足球早就不热了，什么甲 A 甲 B，黑哨球迷，全都是炒作，骗人掏钱买报纸才是真的。然后，又是上课下课，听老师训话，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人兴奋呢？

老古又表扬吴小敏了。这次课外作文只有几个人交，所以老古有点失望。吴小敏这个马屁精他肯定是要表扬的。什

么二十年后我回母校，百分之百是胡说八道。吴小敏从来就没有一句真话。他一会儿说自己是科学家，发明了纳米材料航天器；一会儿又说自己是乡村教师，在贫困山区为祖国培育花朵。既然二十年后都那么发达了，你到哪儿去找贫困山区？既然你在贫困山区，你又怎么发明航天器？

老古说：吴小敏同学从小立志，心系祖国，很让我感动，不管他将来做什么，我们都应该有这种精神，同学们说对不对呀？

不——对！洪亮脱口叫出来。

班上全都愣了，然后哄笑大堂。

老古的酒瓶底都气滑下来：洪亮，你想什么呢？

洪亮站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，脖子也一点一点粗起来，好像青蛙在鼓气那样。

下课后老古把洪亮叫住，说你这个洪亮啊，你小脑袋瓜子到底在想什么啊？你怎么老是跟吴小敏过不去？

洪亮说，我就是看不惯他，明摆着说鬼话。

老古咽着唾沫说，那你想怎么样呢？

洪亮脱口就说，改选！班干部都是老师指定的，不公平。早就该改选了。

老古笑了，说：那好啊，你敢不敢竞选？

洪亮被问住了，这个问题他倒没有考虑过。

老古说：你们要是都敢参加竞选，我倒是高兴的。我们班也是该改选了。然后老古又把眉头皱起来，目光很深刻地投向远方。可远方什么也没有。

放学后，洪亮有点闷闷不乐，他不明白老古为什么会这

样说。难道把吴小敏选下去老古会高兴吗？不过，他明摆着是小看人。他的意思是，你洪亮就是来竞选也选不上。想明白了，洪亮就有种被歧视的感觉，就好像乔丹在黑人街打球，想上场可人家却不带他玩。

他跟王大孬梁菲菲说了这件事，然后骂道：什么了不起的？狗屎！

王大孬听了很兴奋，说哇塞，你要能当班长就太棒了，我保证选你！梁菲菲说了一句你选有屁用，王大孬愣了半天才瘪下去：你讲没用就没用喽。

梁菲菲说，当班干部最没劲了。讨厌。

洪亮忽然觉得梁菲菲很自私，你自己是文娱委员，却完全不考虑洪亮的感受，用得着时就甜言蜜语，用不着时看都不看一眼，还明明白白我的心呢。他瞟一眼说：王国栋同学的选票不是一票？为什么他选我就没用？

梁菲菲傻了：你还真想当啊？

洪亮说，你能当我就不能当啊？早就知道你在利用我！

梁菲菲看着洪亮，慢慢地眼眶里就有了一汪水。

王大孬说，算了算了，她又不是那个意思。她是以为你瞧不起班干部。

洪亮说，本来我是不想当的，可老古那样讲，我就偏要当。

梁菲菲跺着脚喊：想当你当就是了，人家还不是为你好吗？

王大孬也说，就是。

洪亮这才好过了一点，说，算了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又

说，不过就你们两个选才两张选票，有什么用呢？

梁菲菲说，我可以帮你拉几个女同学。

王大舜想想也说，我也可以拉男同学。

梁菲菲说，你？

王大舜说，一张选票十块钱，我就不信他们不干。

这么一说，全都愣住了。可只一会儿，又全都笑了。洪亮说，就这么定了！洪亮打开书包，数数，也有一百多块，全都塞给了王大舜。梁菲菲也想掏钱，被王大舜挡住了。他说，哪有让小姐掏钱的？

然后他们仔细分析了班上哪些人比较可靠哪些人可以团结，哪些人可以利用哪些人是绝对不能沾的，哪些人白给票都不能要。然后他们又做了分工，算算，过半数绝对没问题。这样他们又重新快活起来，王大舜说：真过瘾啊。梁菲菲说，就跟搞政变似的。

政变这个词，让他们刺激得一塌糊涂，说话嗓音都劈岔了。洪亮觉得浑身肌肉都在颤抖，在抽搐，像要从毛孔里弹射出去。而三人在一起密谋很显然有点神秘有点庄严有点视死如归。他们把手拍在一起，那种感觉就好像并肩前进的战友，迎着十二级台风，迎着鞭子一样抽打下来的暴风雨。

洪亮想，要是政变成功了，他首先就要让吴小敏尝尝味道，让他来给自己拍马屁，然后一点一点地修理他，让他知道马王爷儿只眼。当然，他也要好好策划几个点子，让班上天天都在过节，让老古的酒瓶底天天都挂不住。那样，就真的很卡哇依哦了。要是搞不成呢？搞不成也没什么了不起。起码狠狠玩了一把，刺激了一把。啪啦啦啪啦啦，啪啦啦啪

啦啦，过把瘾就死呗。

洪亮就带着这些想头回家去。天已经很黑了，月亮不明，星星却很多。洪亮胸脯挺得高，书包抡得圆，呼吸里都带着热浪。他觉得自己高大了很多，眼睛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。

九

回到家洪亮大吃一惊，老古居然坐在家里！隔着玻璃窗，他看见爸爸正撅着屁股给老古递烟。那种笑，洪亮几百年都见不着一回。

还是上小学的时候，老师才有家访的事。后来也没有了，后来老师有事一般都是打电话。再不然就让同学带条子，叫你家长来一趟！然后家长就屁颠屁颠地跑来听老师训话。

然而现在老古居然来家访了。老古能告什么状呢？说他调皮捣蛋？还是不注意听课？还是刚刚密谋的政变？难道这么快就被老古嗅出气味了？这些念头，还有由这些念头引起的其他一些念头，闪电一样在脑子里翻腾跳跃，就如同不小心按动了录像机的“快进”，晃得他眼睛都睁不开了。他觉得汗水刷一下就钻出来，好像他穿的不是衣服，而是湿淋淋的海绵。

不过洪亮还是咬着牙推开门，他知道躲是躲不过去的。

有意思的是，老古见他进来，踩着弹簧一样跳起来，说洪亮回来啦。爸爸见老古站起来，也只好不情愿地跟着站起来，弄得大家都不自在，好像他们在欢迎一个重要人物。爸爸说，古老师你坐。老古这才拉着洪亮一起坐下。

爸爸说，小孩子你跟他客气干什么？一天到晚闷头耷脑，也不知想些什么。

老古笑起来，说现在的小孩子不简单啊，跟我们那时候不能比啊。别看他嘴上不说，其实心里特别有数。又扭头对洪亮眯眼，说，你放心，我不是来告状的，我是来会老同学的。

洪亮有些发呆。

这时大姑换衣服出来了，说洪亮你没想到吧？连我也没想到！

原来老古是大姑的同班同学。虚惊一场。

吃饭时，洪亮才搞明白，他两个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，而且好像还有点那个，因为奶奶都很清楚。奶奶说，古老师那时候文文静静的，门门功课都好，不像我们家洪梅，一天到晚疯。大姑说，人家是高才生，我们想追追不上。老古慌忙站起来说，不是那样的，真不是那样的！大姑说怎么不是？你能考上我就考不上。老古涨红了脸说，可是那能说明什么呢？大家都笑起来。

他们讲了很多陈年旧事，还有从前的老邻居老同学。这些洪亮都不感兴趣，洪亮更想知道他两个从前是个什么关系。洪亮猜想大姑说想追他追不上肯定是拿他开心，以老古这副德性给大姑拎鞋他都不够。说老古想追大姑还是可能的，而且十有八九就是这样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老古每次问到大姑的那种神态确实有点意思：目光迷离飘忽，远远地投出去，像是追着一群鸽子。而鸽子永远是自由的快乐的可望不可即的，并且一去不再回头。

吃过饭他们要谈事情，就撵洪亮回屋去写作业。老古还特意跟他开玩笑说：洪亮你还欠我一篇作文呢。洪亮说，写就写，什么了不起的。

其实洪亮哪有心思写作文啊？他耳朵贴在门缝上，恨不能拉成驴耳那么长。听了半天他才听明白，老古吭哧吭哧绕了半天弯子，把脸都憋紫了，原来就是让大姑给他帮帮忙。其实也没什么大忙，也就是新来的校长对老古不大友好，什么把他排挤到初中部啊，什么分房子老是不给他分啊这些破烂事。后来大姑也烦了，说，你不要讲过程了，把你想办的事一二三四写清楚，我负责给你办到不就行了吗？大姑说，你们校长求我办的事多了去了，他敢不办。老古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说好好好，好好好。

老古千恩万谢地回去了。大姑就来敲洪亮的门，说我来看看你写的什么作文。一看大姑笑死掉了：二十年后我回母校！哎哟喂一晚上你就写这几个字啊？洪亮说，老古在家坐着我头皮都发麻，哪还能写得出来？爸爸在外头吼：我看你是屁股作痒。大姑说，好了好了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你就放洪亮一晚上假，让他陪我回宾馆吧。爸爸这才不吭了。

大姑搂着洪亮顺着湖边慢慢走，洪亮偎在大姑怀里好温暖好感动。月亮弯着，白云游着，湖水又把它们分得重重叠叠，聚了又合合了又聚，一切的一切都好像在梦中。大姑要走了，一走又是半年一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。大姑每次回来都是这个事那个事，辛苦得不得了，这回连老古也掺和进来。洪亮觉得大姑真是活得好累好累。洪亮说，大姑你下次不要回来了。大姑惊讶地停下来，捧着洪亮的脸看了

又看，说洪亮你真是长大了，知道疼人了。洪亮说，要不然你找个地方住下来，我天天陪着你。然后大姑就笑了，那你不上学啦？洪亮说，那个破学有什么上头？连老古都来找你麻烦。然后大姑就笑得直不起腰来，捶着洪亮的肩膀哎哟哎哟地叫：洪亮啊洪亮啊，你是不是吃醋了啊？洪亮说，才不是呢。

后来大姑说，好吧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你不要看你们古老师现在窝窝囊囊，从前他可是我们班的白马王子。那时候，他成绩又好人又潇洒，他有个甩头发的动作，还有个扶眼镜的动作，把多少女孩儿魂都勾跑了。

洪亮把嘴张着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他说，这么说他还真的追过你？

大姑说，是我追他！后来……大姑把头仰起来摇着，人啊，很难讲的。洪亮你还不懂啊。不过等你懂了什么也就晚了。

大姑说，洪亮，你要听古老师的话，起码他是个好人，他不会害你。

大姑说，洪亮你回去吧，听话。好好想想，二十年后你怎么回母校的？

这一晚，洪亮真的是在写作文了。他写道：

二十年后我肯定比现在高大，起码要比我爸爸高大。我肌肉很发达，像施瓦辛格那样，说不定还长着胸毛。我不喜欢穿西服，那太一本正经了，我穿的会比较休闲。当然，我非常重视鞋，鞋的品位上去了人的品位也上去了，这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。我就穿着这样的品牌回母校去。我肯定不是

教师，当然也不会是什么专家科学家，那太烦人了。我也不是什么歌唱家艺术家，这一点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但我肯定是个成功的人，不然我回母校干吗？

写到这里，洪亮已经写不下去了。是啊，二十年后他回母校干吗呢？这太荒唐了。二十年后，他都三十好几了，差不多就是个小老头，这太滑稽了。

十

老古说话还算话，元旦放假前，他终于宣布了。他说，班干部也是该改选了。而且他还说，我希望每一个同学都有机会当一次班干部。这话明显是帮洪亮的。起码洪亮是这么分析的。现在他不帮洪亮还能帮谁呢？

然而洪亮的政变还是失败了。而且失败得无声无息，连一点浪花都没有。

是计划不周密吗？不是。事先他们把每个环节都想到了，怎么提名，怎么起哄，怎么推选唱票人。是准备不充分吗？不是。洪亮的口号是天天都像过节，他在演讲的时候就要推出一个新年郊游计划。是经费不到位吗？也不是。他们的竞选经费已经达到了四百多块。而且就在王大孬的书包里揣着，他们随时都可以兑现庄严的承诺。只不过这笔经费在使用上作了一些修改，不是直接发给个人的，发给个人不好，有点贿选的意思。他们是要把它用于新年郊游计划，说是赞助也行说是庆祝也行。这个话都已经透露出去了，总之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了。可是这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岔子。

王大舜没来，梁菲菲也没来。上午不来，下午也不来！

眼看班会就开始了，洪亮把脖子都扭酸了，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，他们就是不出现！什么叫愤怒？愤怒和气愤有什么差别？这就是。

后来，老古都有点奇怪了。他问：洪亮，你不是要报名竞选的吗？你怎么不发言？勇敢点嘛，你上来说几句，选上选不上都没有关系。

洪亮站起来了，他看见全班都在注意他，好像都在哧哧地发笑。他用力拉出书包，甩到肩上，他说：我才不想当班干呢，没意思。然后他就出来了。来到外面，冷风一吹，这才觉得鼻子酸了，热泪往外一喷！

晚上，吃过饭，洪亮就把自己关在屋里打电脑游戏，是新版的《魔戒》。正杀得天昏地暗，妈妈敲门喊：洪亮电话，好像是梁菲菲。洪亮早就和梁菲菲讲过的，不要往家里打电话，有事就发 E-mail。所以他说，我不在家。妈妈笑起来，不在家是哪个在说话？梁菲菲的电话你也不接吗？你也学会这一套了？

洪亮想，不在家就是不接，这还不懂吗？梁菲菲的就更加不接了，这个小魔女，她毁了我的一生。

爸爸正在吃饭，随口说，这个梁菲菲的爸爸今天也进去了，还有那个什么王大舜的爷爷，都进去了。他交的朋友，都是这号人。

洪亮一愣，跳了起来。难怪他们今天没来！

妈妈说，是这样啊！这样就更应该接了。妈妈砰砰地拍门。

洪亮站在门口，犹豫了半天才拉开门去听电话。可电话里只剩下嗡嗡的电流声。他撂下电话又一声不吭往回走。

妈妈在一边说，洪亮，你主动给人家打一个嘛，随便说两句也好。

爸爸说，不打也好，小孩子掺和这些事干吗？

妈妈说，小孩子才要打呢，人家小孩子有什么错？不管怎么讲人家都帮过我们，这时候可别让人看扁了，说你狗眼。

妈妈不讲这话还好，一讲这话洪亮突然就火了：狗眼怎么啦？我就是狗眼！她爸进去了，她就没用了，没用的人我还交她干吗？她有本事叫小姑父下岗啊！说完洪亮把门轰隆一下摔上了。

妈妈在外头傻掉了，说，这孩子，这孩子，怎么……这么可怕？

十一

一直到放假，梁菲菲都没来上学，连期末考试都没参加。王大孬倒是来了，可他来不来，也就是那样，他反正是要挂红灯的。他跟洪亮说，他不想念书了，后来他又说他要转学了。洪亮说，你没事吧？王大孬说，他能把老子怎么样？洪亮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

其实让洪亮放心不下的是梁菲菲。那天不接电话是因为在火头上，洪亮事后想想，也觉得不大妥当，毕竟竞选是个小事。所以他也给梁菲菲回过电话，可电话总是占线。后来他又发过 E-mail，E-mail 也发不出去。他这才有点懊悔了。

毕竟，他跟梁菲菲好过一场，就是分手，也要有个说拜拜的机会啊。每天放学，身边总是空的，再也没有欢蹦乱跳，再也没有莺歌燕语，于是洪亮心里也就空了。就像那首歌里唱的：你的空虚，总是因为失去；你的失去，总是因为空虚。

北风紧了，下过一点小雪，学校大操场那一圈老梧桐就秃完了，就像一只只伸出水面呼救的手掌。连最后的枯叶都扫进垃圾箱的时候，学校也就放假了。放假了也没见到梁菲菲。

从洪亮家到学校，要经过一个地方，高高的围墙只有一个小门，小门还是铁的，围墙上拉着铁丝网。这是市看守所。洪亮想，梁菲菲的爸爸是不是就关在这里头呢？她爸爸没有判刑，就应该关在这里头。所以放假以后他天天都到这一带来转悠。每天十点，都有一些人在看守所门口排队，手里拿着筐子，胳膊上夹着包裹。他想，梁菲菲也应该在这些中间，她不会不来看她爸爸。

这样，洪亮就能看见梁菲菲了，他要对她说，对不起啊，那天真的是个误会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一开始梁菲菲肯定不理他，泪光一闪就把头扭过去。可是不要紧的，只要他肯坚持，梁菲菲就肯定会回心转意。洪亮觉得，那一刻肯定会十分动人。他说，请你听我解释！她说，我不听我不听！然后洪亮就去拉她，只轻轻一拉，她就哇的一声扑在他怀里，捶他，咬他，骂他。而洪亮呢？只能坚强地挺住，面孔岩石一样坚硬，顶多流一点点泪。他会说：啪啦啦，啪啦啦，有我呢，放心吧。

然而，这一刻并没有出现。梁菲菲从这座城市里消失了。

就像美丽的小人鱼变成了一个气泡。这个气泡再也不会回到人间。

然后，春节的前两天，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。这个电话一下子就让洪亮理解了梁菲菲，让他明白梁菲菲再也不会回心转意。

这个电话把全家都击倒了，奶奶当天就住进了医院。

十二

大姑真的倒霉了。

其实大姑过完元旦就回到了省城，是从电视台的晚会现场直接带回来的，一点面子都没给她留。尽管她早就离开了省歌舞团，可是整她还是要从省里整起。因为一直支持大姑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，也倒霉了。

大姑住在郊区的一个宾馆里，比梁菲菲她爸爸待遇好多了，取的名字也好听，叫“双规”。电话就是从那里打出来的。打电话的人说，洪梅想见她的侄子，经过研究，同意了。冷得像块冰。

然后这块冰就像掉进油锅里，把家里炸翻了。爸爸在屋里打着圈子说，早讲过嘛，不听嘛，我讲的都等于放屁！奶奶只叫了一句梅啊——身子就矮下去，眼睛也翻白了。小姑从单位里跑回来，还没等发牢骚，一见这架势就傻了。比较起来，还是妈妈冷静一些，她说，现在什么都不要讲了，讲了也没用。然后就打了120，把奶奶送进医院。

他们是坐火车去的，早知道在郊区坐长途汽车还近一些。

一路上妈妈就在叮嘱：见了大姑不要乱打听，不要乱叫乱喊，也不要哭。洪亮说，知道，知道，烦不烦啊？他们是去慰问大姑的，当然不能让大姑伤心。可是洪亮注意到，一路上妈妈的眼角都是湿的。

大姑进来了，他们都站起来。大姑一把抱住洪亮就亲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脖子，一点一点亲过去，亲得洪亮身上全是泪水，亲得洪亮心都碎了。洪亮答应过不哭的，可是这样一来再坚强的洪亮也忍不住了，他把哭声憋成一根游丝，一圈一圈地把大姑缠绕起来。

哭够了，大姑说，不哭了，洪亮你还好吧。

洪亮说，我还好，我好得很。可是话一出口，他立刻想到这学期的许多不够好的地方，许多的不顺利许多的不愉快。就是和大姑，前不久才说再见，还以为不知要多久才能见面，谁知这么快就见到了，而且是在这种鬼地方。

大姑说，你们古老师还好吧？

洪亮说，还好。

大姑眯起眼睛说，他会对你好的。又问，他现在还养不养鸽子？

洪亮说，不养。可是洪亮立马明白了，难怪老古的目光总是追着鸽子。

大姑说，他小时候最喜欢养鸽子，我们两个一起养，偷偷地养，那时候奶奶不让，可我们还是偷偷地养。那时候，在他家的阁楼上，看着鸽子飞得那么自由，心里不知道有多美，总想着也能像鸽子一样飞出去，飞得比鸽子还要高。

洪亮心想，你是飞出去了，可老古没有。

大姑说得很慢，一句一句的，好像每一句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一句都是一首歌。后来大姑就笑了起来，眼角上堆满了皱纹，这让洪亮吃了一惊，大姑从前可不是这样的。

洪亮摸着那些皱纹说，大姑，你有鱼尾纹了。

大姑笑着说，像不像五线谱？又说，大姑都三十六了，老了，飞不动了，也该歇歇了。洪亮想，大姑从前不是这样的啊！在洪亮的印象里大姑好像永远是青春的活泼的，只有二十几岁样子。他又想，大姑三十六了，是本命年，难怪背时倒霉。要是早知道，他就会让大姑扎一条红腰带，可惜早不知道。

大姑对妈妈说，好了，你们回吧，能见上一面，我就满足了。

洪亮说，不，他抱紧大姑说，我不。可他的声音是破碎的软弱的。

大姑说，听话。要不，我给你唱首歌吧？听好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支歌了。

十三

大姑唱的是什么歌，洪亮完全没听见。他听不进去，他也不想听。他的心已经完全被抓破了，歌声就像一把刀子，慢慢地割慢慢地绞，心里的血也就像紫葡萄那样一颗一颗地一嘟噜一嘟噜地流出来。

洪亮想，大姑这次倒霉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大姑是被冤枉的，大姑今年背时。洪亮脸色铁青，心潮起伏。他仔细回想

大姑说的每一句话，他觉得这里总会有一点点什么线索。可是大姑并没有说什么，她只是问到了老古，还有，就是养鸽子。她说了她小时候的事，她小时候就想飞。老古也想飞，可是老古飞来飞去又飞回来了。这时，他好像明白了一点点道理。

如果让洪亮的来选择，洪亮是选择做大姑呢？还是要做老古？答案是再明显不过了。哪怕大姑最后就是坐牢了，死了，也是值得的。

于是，洪亮的头脑开了天窗，大脑就像一锅沸腾的开水，有许多许多话要讲。他觉得他是可以完成老古布置的作文的——《二十年后我回母校》。二十年后洪亮是什么样子呢？二十年后他还没有大姑年纪大，他该怎么回母校呢？

洪亮那时不仅强壮有力，英俊潇洒，最主要的，他必须是一个大官，起码是省一级的。至少他很有钱，非常非常有钱，这个钱多到了足以让省长点头哈腰。这时候洪亮回母校就值得一回了。他会说，我们学校怎么还这么破烂啊？给你一个亿够不够啊？校长出来了，校长就是老古，老古说，多了用不了。他会说，把教师宿舍也改善一下嘛。这时一个教师出来表示感谢，仔细一看这个教师就是吴小敏，戴着一副望远镜那么厚的眼镜，他就笑起来。笑得吴小敏的腰一点一点弯下去。他就问老古：你看我和吴小敏比，哪个更有远见呢？老古的脸立马黄了，皱得像核桃仁，说这个这个这个……当然他还会问他的铁哥们儿王大孬梁菲菲。王大孬那时是个的士司机，连校友会都参加不上，只能远远看着，不提也罢。而梁菲菲却也成了一个铅华退尽的老妓女，谁都不好意思让

她来。后来他就发火：她是我的老朋友旧情人，你们谁敢小看她？这时谁都不敢跟他顶嘴，只见满操场尘土飞扬，底下嗡嗡地响成一片。原来是一地的人都在磕头，求他放弃这个念头。他叫道，尔等这是要陷我于不忠不义啊？而他们却说：皇上圣明，臣罪当诛！

.....

他们坐的是长途汽车，这种颠簸摇晃很适合于想象。现在这种车招手就停，他们就懒得赶火车了。洪亮正在思如泉涌想得带劲的时候，一睁眼猛然看见了一个小偷。这个小偷正好把手伸到前面一个旅客胳膊窝里，洪亮伸手一指：小偷！

一车人都在打瞌睡，听洪亮一叫，都醒过来。那个被偷的人摸摸口袋，掏出一个手机放进手提包里，没吱声。洪亮说，偷的就是你。妈妈拉住洪亮，叫他不要乱讲，说小孩子搞不清楚。那个小偷扭过头看了洪亮一眼，那种目光让洪亮打了个冷战，洪亮就不吭了。

车到了一个小镇，那小偷起身下车，又回头看了洪亮一眼。洪亮也瞪着他，心想你凶什么凶。

可是不知怎么搞的，车快开的时候，那个小偷又上来了，等车再次发动上了路，那小偷从怀里抽出一把西瓜刀，在护栏上一拍，啪！吓得售票员一声尖叫，钱掉了一地。

小偷说，妈的，这条线老子三年没跑了阿是啊？都不认得老子了阿是啊？

一车人都不吭，司机把车开得飞快。空气于是开始稀薄起来。

小偷看看地上的散钱，古怪地笑一下，然后把售票员扒

拉开，踩着那些钱晃晃悠悠就过来了。小偷对洪亮说，你看见老子偷的？

洪亮站起来：我……我确实看见的。不信你问他们！

小偷问那个被偷的人：我偷你了？偷了没有？

那个人抖抖地站起来说，没有，没有。

小偷说，那我偷谁了？说！西瓜刀啪一下剁在椅子背上，声音就像老树劈开那样。然后小偷把刀咬在嘴里，封住洪亮的衣领，甩起来一个大嘴巴。紧跟着又一个，又是一个……

洪亮颤抖着，眼前金星乱跳还想说他确实看见的，可是妈妈已经扑上来了。妈妈一把护住洪亮的脑袋。妈妈说，大爷大爷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饶了他吧。

小偷松了手，说我饶了他，谁饶我呢？

妈妈说，我包里有钱，你都拿去吧。他还是个孩子，他还是个孩子啊。

洪亮想说不，不。可他的声音是那么的渺小，在妈妈的怀里是那么的无能。

小偷把妈妈的提包翻了翻，又扔下了，手却伸到妈妈的裤腰里，在妈妈身上乱摸起来。妈妈浑身颤抖放声大哭，两手却死死搂住洪亮脑袋不放。

洪亮觉得气都透不出来，他想用脚去踢小偷。可是妈妈死死压住他，妈妈怎么都不撒手，任那个小偷在身上乱摸。

洪亮想，拼了，我跟你拼了。可不管洪亮怎么挣扎妈妈都不放。妈妈边哭边喊：他还是个孩子！他还是个孩子啊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，小偷已经下去了。又不知什么时候，车已经进了市区。人们开始说话了，妈妈却一直在哭。有人唉

的叹了一口气。

那个被偷的人，掏出一张钞票，对妈妈说，对不起呀。

又有人说，是啊，是啊！让你们受罪了！

连售票员都过来说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，真的是……吓傻掉了！

这时，洪亮却再也控制不住，哇的大声哭将起来。他不知道为什么刚才不哭，刚才他还显得像个男子汉，而这会儿却是这么没用。他一把庠掉了那个人的钱，眼泪不争气地喷了一脸一身，他想说，谁要你的臭钱啊？

大家都在摇头叹气，这孩子，这孩子……

那个人捡起钞票，把两手一摊说，好人做不得啊。

洪亮哭着，愤怒前所未有地从脑门上炸开来：你们究竟谁是好人？谁是好人请你把手举起来！

没有人举手。

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于深圳